

IV. 4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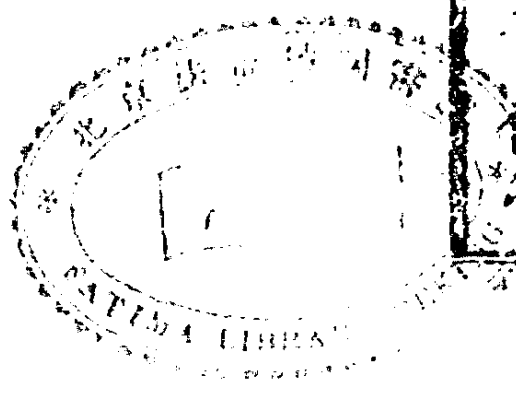


忠言

上海山灣印書館印

N° 148

此書由輔中
移來
現由本國海軍負責保管



忠言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印

N° 148

2500 4-36

FIDELIA VERBA
AD PAGANOS, DE RELIGIONE

—□—

5^a editio

Auctore

P. BIZEUL, S. J. (桑樹德)

Translator

P. LAUR. LI, S. J. (李問漁)



上海
主
教
惠

重
准

一
千
九
百
三
十
六
年

第
五
版
印

忠言

張志水先生，出身是上海人，今年到徽州府山裡去收買茶葉。一天在茶館裡，碰着一個山裡人，看來衣裳楚楚，文文雅雅，却是個有道君子。問他尊姓，答說姓李。問他尊號，答說草字靜山。問他貴業，答說兄弟稍識幾個字，向來教學活命，但是文理淺了，不過教教小學，俸金很少，入不敷出，活的是苦命，怎像貴客，家道充斥，做這大買賣呢？張先生也寒暄了幾句，都是不着要緊的話。

正在閒談的時候，有一個天主教的教士，和一個司事，騎了兩匹騾子，在街上走過。看教士的樣兒，年紀約四十以來，鬍子很長，挂在胸上；聽說是法國人，姓桑，不知道是不是。李先生一看見那兩個人，就忿忿不平的說道：

那些洋人，真真可惡！我們中國教門還少了麼？要他們來傳什麼教呢？聽說這些人，都是從你們那裡來的，是不是？張先生說：教士先到上海，後來分往內地的，却不少。到底中國二十餘省，處處有教士，豈是都打上海過的呢？莫說中國處處有教士，就是中國人，進天主教的，也處處有人，數也多，不知道幾十萬人；只你們山裡，還沒有就是了。

李先生說：這還是道光二十二年，洋人進中國，五口通商的害處。若使洋人不來，那裡有這些教士呢？張先生說：老兄，你看書沒有多，所以說出這種話來。天主教入中國，已經好幾百年了。在元朝已經有天主教了。在明末的時候，利瑪竇入中國，傳教很廣。順治康熙年間，湯若望、南懷仁等，做事極多，極大，皇上和大小官員，都重天主教，那是一總人知道的。如今皇城裡也

有天主堂，鑿鑿可證，不必講別的事，只看西洋和中國的上下官員，都同教士們往來，以禮相待，並不禁止他們傳教，還竭力保護他們。皇上也出了諭旨，隨便百姓們進教，並不阻擋。可見天主教是正大光明的教，不可拿邪教來比的。

李先生說：天主教既然正大光明，是國家准行的，爲什麼常常惹人不服，只聽得這裡打堂，那裡鬧事呢？張先生說：老兄莫怪。那打堂鬧事的，都不是善類，往往是游手好閒的人。聞得外國人銀錢多，東西好，想去搶他們，所以造言生事，捏出多少不中聽的話來，煽惑愚民，激動眾怒，叫百姓上他們的當，逞一時之忿，就燒的燒，打的打了。但燒打以後，弄的不得了，官長把出首犯事的人，從嚴懲辦，又出錢賠償教士們，然後了事。

李先生說：老兄也喫了教的麼？爲什麼把天主教說的這麼好呢？張先生說：喫教不喫教，且慢講。你知道我是茶商，不是傳教的人；只因爲從小兒曉得天主教的事，今日偶爾相逢，談及天主教，不得不老實告訴你。李先生說：不差。我們倆雖不是舊交，總該老實告訴，纔是道理。然而依我聽來，天主教壞的一言難盡。張先生說：請問什麼事呢？李先生說：兄弟生長山中，並沒到過遠處。只一年兩三次，到本縣城裡，坐坐茶坊酒館，嗑嗑茶酒。會有幾次，聽別人講天主教，真是不堪情狀。張先生說：你聽得了什麼呢？李先生說：聽講天主堂誘拐孩子，挖他們的眼，剖他們的心，不知道害了多少性命。張先生說：天主堂裡要人心眼做什麼？李先生說：聽說心眼可以做拍照的藥水，又可以做千里鏡。張先生笑說：老兄真是沒有出門的人了。現在拍照的，各

個通商碼頭上都有。并且中國人會拍的也多，請你去問問他們，拍照的藥水，是不是心眼做的。這樣的胡話，前數十年，還有人信的，如今沒有人信的了。至於千里鏡，不過用幾塊玻璃，磨出光來，如同眼鏡一樣，拿他前後分開放了，便可以照遠處的山川人物，何嘗用人的心眼呢？但是這種謠言，也古的很了，都是捕風捉影的話，萬萬信不得的。你看許多人都是這樣說，到底一查根子，天主堂終沒有誘拐一個孩子。從前同治年間，天津鬧了大事，皇上命曾文正公，秉公查辦。文正公復奏說：查挖眼剖心一條，實無確據。外間紛言，有眼盈潭，亦無其事。蓋殺孩壞尸，採生配藥，野番凶惡之族，尙不肯爲，況英法各國，豈肯爲此殘忍之行？這文正公的話，說的透達了。

李先生說：兄弟本來也不很相信，不過述述罷了。但是法國打發這些

教士來，終不是好事。張先生說：這話也錯了。天主教不是法國教；教士到中國，也不是法國打發來的。現在普天下，不拘那國，都有天主教。只算國王和百姓齊進天主教的，也有二十餘國。天主教的教皇，住在羅馬，是他打發教士們，到各國去傳教，所以關不着法國的。不過法國素奉天主教，又格外保護教士，所以不明白的人，都說是法國教，實在不是的。

李先生說：教士們各處修蓋洋樓，起造教堂，每年費用甚大。這些銀子，是不是做買賣賺來的？張先生說：不，教士專管傳教，不做買賣的。他們用的銀錢，是西國善士捐助的。李先生說：老兄也是明白人，你想無緣無故，西國善士肯捐這些銀錢，給教士們用麼？依我看來，教士們一定別有深意，只不給我們知道就是了。張先生說：怎麼不知道？兄弟知道的很明白：教士們和

西國善士的意思，無非要行善事，救濟苦惱人。李先生說：教士行什麼善事？張先生說：教士的善事十分多：如同學堂，育嬰堂，醫院，安老堂等，各碼頭都有，你還沒有聽講麼？李先生說：外國人有錢做善事，何不做在本國呢？到中國來做什麼？張先生說：外國也有善舉，比中國還多些。到底有的人善事做在本國，有的人善事做在中國，正發顯他們一視同仁的意思，有什麼不好？譬如直隸水荒，我們江南人也捐助的。若使說江南人只顧江南是了，直隸水荒，於我無干，不是大壞了事麼？

李先生說：你講的有理，兄弟十分心服。但是教士行些善事罷了，終不要他們傳教。張先生說：傳教比做善事更要緊。李先生一聽得這話，就勃然生怒說：你這話好惹人氣悶！我們中國有多少教門，還不穀麼？張先生說：老

兄請勿生氣，待我細細一講，便明白了。我們中國人敬的，不過是菩薩。但是菩薩都是死過的人，從前也吃飯穿衣，同我們一樣的。當初沒有菩薩以前，天地萬物早已有了，怎可以忘了天地萬物的主子，偏敬菩薩呢？

李先生說：我們不但敬菩薩，還敬天地，那是一定不錯的。張先生說：你敬天地，他們知道不知道？李先生說：怎麼不知道？張先生說：天地是無靈之物，如同房屋一般。你罵他求他，他都不知道。只有生造天地的主子，是極大無比的神靈，我們該恭敬他。現在天主教裡恭敬的天主，就是這個神靈。他沒有形像，沒有身子；沒有起頭兒的時候，也沒有末了兒的時候；不拘那裡他都在的。真是如同中庸上說：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到底天主不是氣，不是理，是一個大神，沒一件事不知道，沒一件事不能做的。

世人健弱生死，貧賤富貴，壽長壽短，都是他掌管，都是他做主。人吃的用的和別的東西，都是他的恩典。所以按理推論，該當報答他。

李先生說：依你的話，天主就是我們所稱上帝了。張先生說：不。近代的讀書人說，上帝就是頭上的天；但是天主不是頭上的天，是天上的主子。頭上的天，好比房屋一般，天主好比屋裏的主子。你若明白了天主是誰，便知道不得不恭敬他了。

李先生說：你講的却是一番大道；請問天主怎麼樣敬的呢？張先生說：敬皇上該守國法，該遵皇上定的禮節；敬天主該守天主定的誠命，和天主定的禮節。李先生說：天主定了什麼誠命？什麼禮節？張先生說：天主定的誠命，有十條。大約的意思，該敬一個真主，別敬邪神；該守教中禮規；孝敬君上

父母該愛人，別害了人家性命財物；別做不拘什麼不公不義的事；別犯姦淫，連邪淫的念頭也不能發有。至於天主定的禮節，就是做教中的幾樣功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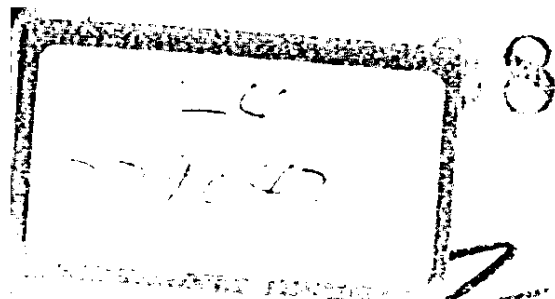
李先生說：你纔說的幾樣，都是正理。如果一個人進天主教，有什麼好處？張先生說：銀錢的好處，一個也沒有；只死後救靈魂，這是大好處。李先生說：靈魂是什麼？張先生說：靈魂就是我們各人的魂；人的身子要死要爛，靈魂不死不滅的。人死了，靈魂或是到天堂上，永永遠遠的享福；或是到地獄裡，永永遠遠的在火裡燒。這天堂地獄兩樣，都沒有盡頭兒的日子。所以榮耀的常榮，苦的常苦，關係十分重大。李先生說：天主教裡講的地獄，是不是佛家的地獄？張先生說：不。佛家的地獄是謊話，並無其事；天主教的地獄，一定

有，又是苦不勝言的。所以我們在生，該走一條正路，奉一個正教，盼望死後不下地獄；不然，後來懊悔來不及了。

李先生說：我聽你一番明論，覺着心動了。但是我們念書人，怎麼能進天主教呢？若使我一個人進了教，親戚朋友都要不理我了，將來怎麼樣活命呢？張先生說：兄弟如今老實告訴你，我本來也是信佛的。十年前聞得天主教怎來怎去，認明白了天主是我的大父母，就決意進教。當時也有許多親朋阻擋，到底我不怕。我對他們說：進天主教，不犯什麼法，國家明准了的，爲什麼進不得呢？我們謀衣謀食，都是各人自己做主，爲什麼身後大事，關係永遠禍福的，倒不能做主了麼？他們看見我立定主意，不肯更改，後來不阻擋了。

李先生說：我很喜歡聽你的話，還有別的道理沒有？張先生說：天主教的道理，多的很，不是一天兩天講得盡的。你要知道，可到天主堂裡去，同教士們講講，還可以看他們的書，就漸漸的明白了。李先生歎息說：哎！怎麼樣做得到呢？張先生說：我還有一句話對你說，你如果畏難，可天天早晚，心中默禱說：天地的大主宰，求你引導我，奉一個正教；別等我死了以後，罰我下地獄。你求了幾時，毅然決然的心自然來了。

說到這裡，張先生打了一拱，起身走了。三月後回到上海，述給虛白齋主人聽。主人說：你一翻高論，却是忠言，我要寫出來，給別人也聽聽。就拿忠言二字，做一篇的名目。



24

771042